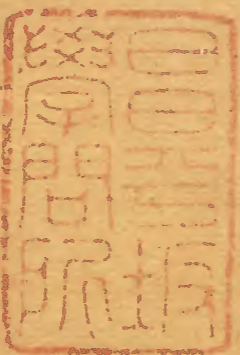


唐荆川左編 百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四	四	1000	漢書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五	四	1000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00	
冊數	140	(100)	
函號	290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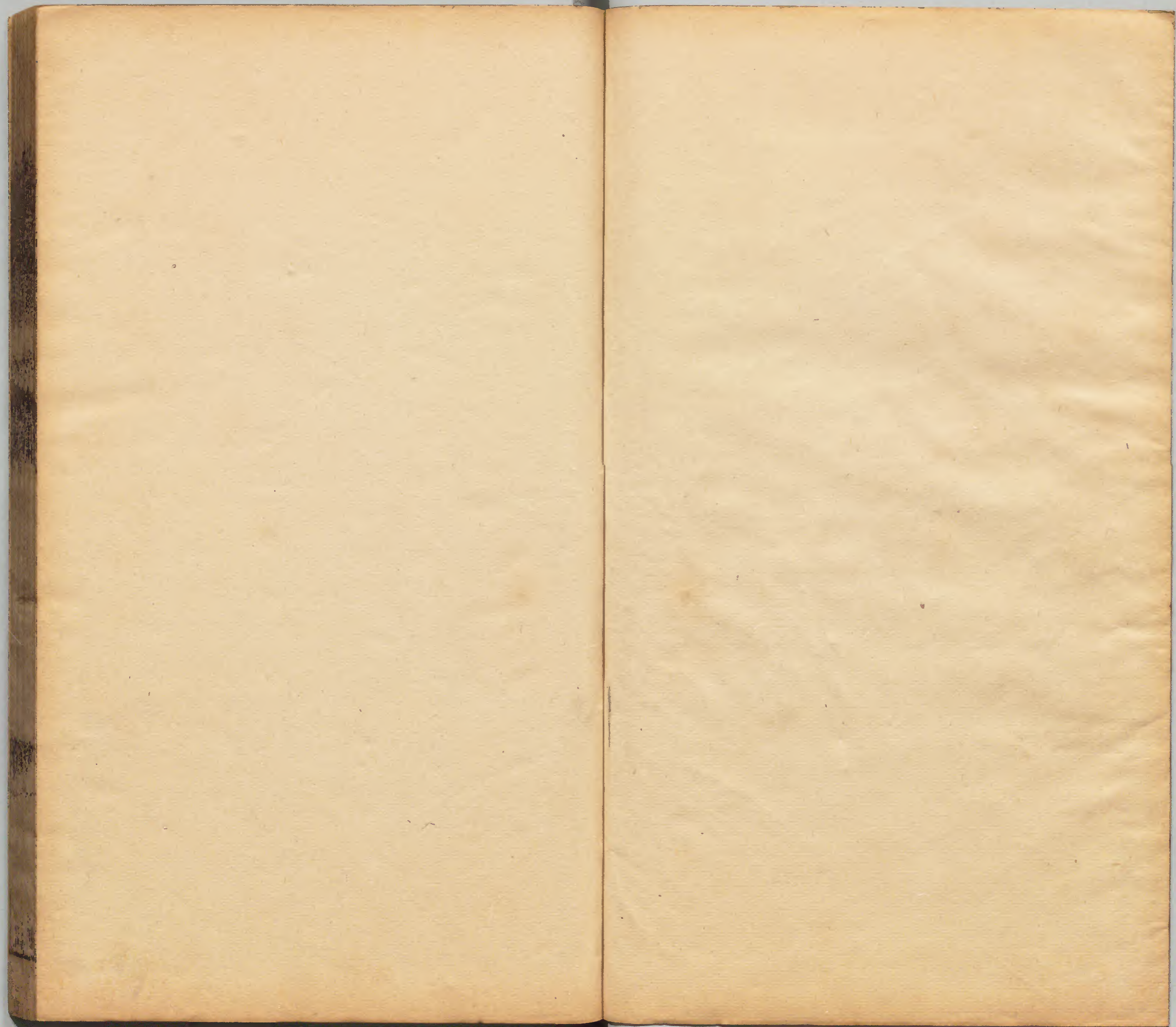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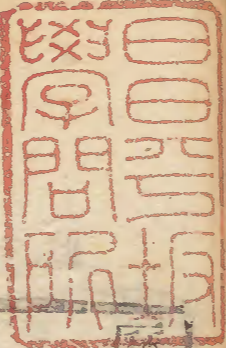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

淺草文庫

李存勗

李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還軍
 上黨置酒三垂岡令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
 辭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
 捋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
 代我戰于此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
 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鷄鶩庖翡翠盤而撫
 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
 膽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

此終

三編卷一百二

李存勗

一

獻天祐三年八月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為魏患欲
先取滄州引兵發大梁九月全忠自白馬渡河至滄
州軍於長蘆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自魏至長蘆五
百里不絕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亭供酒
饌幄幕什器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劉仁恭救滄
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
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
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用
有象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
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穉孺

外身無不文者得兵十萬軍于瓦橋時汴軍築壘圍
滄州烏鼠不能通仁恭與其疆不敢戰城中食盡九
土而食互相掠啖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
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
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家父而來將安用之全
忠愧其辭言為之緩攻冬十月盡仁恭求救於河東
前後百餘里至克用恨仁恭反覆竟未許之存勗諫
曰今天下之勢歸宋蓋者什七八雖疆大如魏博鎮
定莫不附之自河發北能為溫者獨我耳滄耳
今幽滄為一國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

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欲嘗因我而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兼之此爲吾復境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爲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使安源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乃請二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共樞使李渾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十二月朱全忠分步騎數萬遣行軍司馬李周襄將之自河陽救潞州初昭宗凶計至潞州昭義丁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及潞州會舉軍降於河東李克用以嗣昭爲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

能守也梁王凌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爲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位於諸將之上全忠命諸軍治攻其將攻滄州潞州不守引兵還先是調河南北爲糧水陸輸軍前諸營山積全忠將還命悉焚之煙炎百里在舟中者盡而沉之留守文使遺全忠書曰王以百姓之命救焚之罪解圍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日矣與之焚之爲煙沈之爲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爲之留以道之冷入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後亦太祖開元元年春正月王休兵于河東

通鑑卷三十一 唐紀八十一 三

長子欲窺澤州王在保平康懷公之孫也同葬之
兵屯晉州以備之三日甲辰唐軍二營營位於采五
月康懷貞至潞州李嗣昭守城守無二晝夜攻
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蝘蜒壘而守之內外斷絕晉
王以周德威為行營都統使范質實將救之秋八月晉周德
梁主遣左神勇使范質實將救之秋八月晉周德
威壁于高河康懷貞遣擊之兵敗以毫州刺史李思
安代懷貞為潞州行營都統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
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犇突外以拒援兵謂之
夾寨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

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
排牆填塹一晝夜間數十發梁兵疲於犇命夾寨中
出芻牧者德威輒抄之於是梁兵閉壁不出冬十一
月晉王命李存璋攻晉州以分上黨兵勢十二月詔
河中陝州發兵救之晉兵寇洛州二年春正月晉王
疽發於首病篤晉王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
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言終而卒
存勗嗣立以存璋為河東軍城使存璋之弟存審借
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既領城執其尤暴橫者
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存璋安等攻潞州不下士

卒疲弊多逃亡晉兵猶屯余五張... 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 師且召匡國劉知俊將兵趣澤州... 次澤州劉知俊至以知俊為潞州行營招討使梁主... 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十餘人... 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在削思安官爵晉李嗣昭固... 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 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梁主數遣使賜... 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梁主留澤州旬... 餘欲召上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為李

克用死余吾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 俟之梁主從之命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俊將精... 兵萬餘人擊晉軍斬獲甚衆表請自留攻上黨車駕... 宜還京師梁主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命知俊... 休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俟五月綿鎮初晉王克用... 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 威使引兵還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 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夾... 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梁主以援兵不能復來潞州... 必可取自澤州南還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

卷之三十一 晉書 卷之三十一 晉書 卷之三十一 晉書

王與諸將議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之師於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李茂貞衰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丁會爲都招討使甲子王發晉陽軍于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詰旦大務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

出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塹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克用臨終謂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

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梁王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爲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疆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

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誼諫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久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覓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畧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六月梁主欲自將擊潞州詔會諸道兵三年春二月以揚師

厚兼潞州行營招討使秋八月岐王約晉王使攻晉絳晉王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邊繼威悉固守晉兵穿地道陷城二十餘步城中血戰拒之一夕城復成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周德威以騎扼蒙沔之險師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兵解圍遁去四年鎮定自梁主踐祚以來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會趙王鎔母何氏卒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於梁主曰鎔潛與晉通鎮定勢彊終恐難制上深然之且欲因鄴王羅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守光發

兵屯涑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兵三千屯深冀聲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趙王鎔請拒之鎔遽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為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我此城之人今為虜矣梁人有亡犇真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與定州講和如故深冀民見魏博兵入犇走驚駭乞召兵還上遣使詣真定慰諭之未幾廷隱閉門盡殺趙戍

救幽
數真
王是言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十一
十一

兵乘城拒守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
於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
拒晉王為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
久臣朱溫歲輸重賂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
宜徐觀之王曰被亦擇利害而為之耳王氏在唐世
猶或臣或叛况肯終為朱氏之臣乎彼朱溫之女何
如壽安公主今救死不贍何顧昏姻我若疑而不救
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叶力破梁必矣
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
州燕王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

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
常患其與朱溫膠固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
自為讐敵王若與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歛衽而朝
燕矣王不卒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
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爭吾可以坐乘其利又何救
焉趙使者交錯于路守光竟不為出兵自是鎮定復
稱唐天祐年號上聞趙與晉合晉已屯趙州乃命
王景仁等將兵擊之景仁等曰河陽渡河會魏博羅
周翰兵合四萬軍三不洛王景仁等遣兵和鄉趙王
鎔復告急云晉晉王曰若兵隨趙皇東下王處直遣

鎔復告急云晉晉王曰若兵隨趙皇東下王處直遣

將將兵五千以從晉王至趙德威與梁芻
蕘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王不何令對曰
梁王戒上將云魏州反覆終為晉孫之患今悉以精
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為城必為我取之晉王命送於
趙晉三進軍距栢鄉三十里趙同德威等以胡騎迫
梁營挑戰梁兵不出復進距栢鄉五里營於野河之
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勅等將步
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鎧冑皆被繒綺鏤金銀光彩炫
曜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
戰徒欲曜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

彼皆汴州天武軍屠酷備販之徒耳衣鎧雖鮮不
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
德威自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左馳右突出入數四
俘獲百餘人立戰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逐德威
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移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
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為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
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吾
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屋賊壘門
騎無所展其足日氣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
矣王不悅退野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遂見張承業

史記卷之八十一
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不意之也梁兵聞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乾化元年栢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以遊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詭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劉屋茅坐

蕭以飼馬馬多死周德威與別將史建塘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詭之王景仁韓勅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噴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指揮使王建及曰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二百援槍大譟方欲却之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豈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决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逸制之未易以

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欲焚燒亦不暇食日昃
之後飢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瘁必有退志當是
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
滑之兵陳於東宋亦之兵陳於西至魏梁軍未食士
無鬪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
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眾譟於西陳
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
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
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
大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

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栢鄉僵尸蔽地王
景仁韓勅李思安以數十騎走晉兵夜至栢鄉梁軍
已去棄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斬首二萬級李
嗣源追奔至邢州河朔大震保義王檀嚴備然後開
城納敗卒給以資糧散遣歸本道晉王收兵屯趙州
杜廷隱等聞亦去敗棄深冀而李存勗二州丁壯爲
奴婢老弱者坑之城中存者壞垣而已癸巳梁復以
揚師軍爲北一面都招討使將兵出河陽收集土兵旬
餘得萬人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瑋將一千騎趣澶魏
張承業李存璋以步兵攻邢亦日以大軍繼之移檄

河北州縣諭以利定梁主遣列將徐仁濟將兵千人
自西山入邢州助王擅守城二月晉王至魏州攻
之不克王以羅周翰年少且忘其晉將佐以李振為
天雄節度副使而杜廷隱將兵千人黨之自楊劉濟
河間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晉王觀河於黎陽梁
兵萬餘將渡河聞晉王至皆棄舟而去周德威自臨
清攻貝州拔夏津高唐攻博州拔東武朝城攻澶州
刺史棄城走德威進攻黎陽拔臨河淇門逼衛州掠
新鄉共城梁主帥親軍屯白司馬阪以備之楊師厚
自磁相引兵救邢魏晉解圍去師厚追之逾漳水而

還邢州圍亦解師厚留屯魏州趙王鎔自來謁晉王
於趙州大犒將士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
常從晉王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晉王發
趙州歸晉陽留周德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夏六月
梁主命楊師厚將兵三萬屯邢州秋七月趙王鎔以
楊師厚在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鎔父
友也事之甚恭鎔以梁寇為憂晉王曰朱溫之惡極
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
帥眾當之叔父勿以為憂鎔捧卮為壽謂晉王為四
十六舅鎔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斷衿為盟許妻以女

由是晉趙之交遂固梁主以夾寨栢鄉屢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耻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二年春二月甲子梁主發洛陽至魏州命都招討使宣義楊師厚副使前河陽李周彝圍棗疆招討應接使平盧賀德倫圍修城戊寅梁主至貝州晝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家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出巡邏不知是梁主遽前逼之或告曰晉兵大王矣梁主棄行幄亟引兵趣棗疆與師厚軍合棗疆城小而堅趙人取精兵數千守之師厚急攻之數日不下城壞後修死傷者以萬數城

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栢鄉喪敗以來視我鎮人裂眦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何用身為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李周彝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曰某既歸命願得一劒効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彝不許遂荷擔從軍之得聞擊擔擊周彝首踣地左右救至得免梁主聞之愈怒命師厚盡夜擊攻拔之無問老幼盡殺之流血盈庭梁主曰其反河聲言五十而晉今存審屯越州是日亦起新行晉請入土門避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二將亦存審謂史

建瑋李嗣肱 晉王方有事於劍北兵此來南原之
事委晉輩數 脩縣方急晉軍之得坐而視之使
賊得營縣必西侵深冀慮益深矣堂 吳等以奇計
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又建瑋所分道擒生
建瑋分其麾下為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衛水一之南
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將一隊深入 嗣肱遇梁
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
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
矣時脩縣未下梁主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
攻之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瑋嗣肱各將二百騎効

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
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既暝各斬馘
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為斷臂者復來白曰晉
軍大至矣梁主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
十里明日乃至冀州脩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委
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
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耳梁主不勝慙憤由是病增
劇不能乘肩輿留貝州旬餘諸軍如集乙巳梁主發
貝州五月甲申至洛陽疾甚謂近之臣曰我經營天下
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與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

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言無葬地矣因哽
咽絕而復蘇六月戊寅鄧王友珪弑梁主乾化二年
春二月均王即位大梁三月庚戌加楊師厚兼中書
令賜爵鄴王賜詔不名事無巨細必咨而後行夏五
月楊師厚與博州刺史劉守奇將汴滑徐兗魏博邢
洛之兵十萬大掠趙境師厚自栢鄉入攻土門趣趙
州守奇自貝州入趣冀州所過殘掠庚戌師厚至鎮
博守奇引兵與師厚會攻下博拔之晉將李存審史
建瑋戍趙州兵少趙王告急於周德威德威遣騎將

李紹衡會趙將王德明同拒梁軍師厚守奇自弓高
度御河而東逼滄州守將張禹進懼請遷于河南師
厚表徙禹進鎮青州以守奇為順化節度使四年晉
王旣克幽州事見晉王滅燕乃謀攻梁趙王鎔及周德威
於趙州南攻邢州李嗣昭以兵會之楊師厚領兵救
邢州軍於漳水東晉軍王張公橋裨將曹進金來奔
晉軍退諸鎮兵皆引歸晉王還晉陽貞明元年春三
月天雄節度使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財
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効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
以復故時牙兵之盛梁主雖外加尊禮內實忘之及

卒私於官中受賀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梁主
曰魏博爲唐喪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
地廣兵彊之故也雖紹威揚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
制陛下不乘此時爲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
安知來者不爲師厚乎宜分六州爲兩鎮以弱其權
梁主以爲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
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宣徽使張筠
爲昭德節度使仍分衛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二
人旣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
萬自白馬濟河以討鎮定爲名實張形勢以脇之魏

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
趣之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劉鄩屯南樂先遣澶
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
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疆盛欲設策使之殘破
耳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心門一旦骨肉流
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
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
人劫德倫置樓上有敕節軍校張彥者曰帥其黨拔
白刃止剽掠夏四月梁主遣使奉書異撫諭魏軍
許張彥以刺史彥復請澶衛二州如舊制異還言張

彥易與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言梁主由是不許但
 以優詔答之使彥裂詔書投於地戟手南向
 詔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我兵甲雖
 強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遂逼德倫以書
 求援丁晉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
 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
 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于晉晉王引六軍自黃澤嶺
 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
 倫遣判官司空頌犒軍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
 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

得失
 緊梁
 唐

然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選銀槍効節五百人皆執兵
 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脇主帥殘
 虐百姓數日中而馬訴寃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
 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也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
 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
 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為吾牙爪衆皆拜
 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
 執兵置馬而從乃以為張前銀槍都衆心出是大服
 劉鄩聞晉軍至遣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晉王留
 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瑋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親

軍至魏縣與鄆夾河為營梁主聞魏博叛大悔懼遣
節度使王檀將兵屯楊劉為鄆聲援六月庚寅朔賀
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泚城慰勞既入德倫上印節
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故
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
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
拜曰今寇敵密邇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腹
心紀綱為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眾一旦
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
以德倫為大同節度使遣之宮德倫至晉陽張承業
留之時銀槍効節都在魏城猶驕橫晉王下令自今
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
存進為天雄都巡按使有訛言播眾及疆取人一錢
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中肅然無敢
喧譁者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
從比結滄德南運劉鄩以拒晉數新鎮定糧道或說
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
之地皆為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壁多未易猝
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營寨不可往
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將六五百書檄兼行襲

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逐克之以遷之西州守
捉將馬通爲刺史秋七月晉人夜襲澶州晉之刺史
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拔其妻工待之甚厚道間使
誘彥章彥章斬其使者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
李巖爲澶州刺史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
河而上覘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
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
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
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痍遍體會李存審
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爲虜啜晉曰適足
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
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
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沿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
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中無煙火
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
一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得鄩爲人執旗乘驢在
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
曰劉鄩長於襲人短於失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
騎兵追之會陰雲積旬黃澤道險重泥深尺餘士卒
援藤葛而進皆履疾足腫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

將李嗣德倍道先入晉陽。衆知之，勒兵爲備。鄆至，樂平糧種且盡。又聞晉有備，遣兵在後，衆懼將潰。鄆諭之曰：「今去寨十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若親耳。」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鄆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鄆已整衆下山，自邢州陣宋口，踰漳水而次於宗城。鄆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兵乏食，鄆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鄆，再宿至南宮，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鄆軍大駭，詰朝，道德威略鄆營而過，入臨清。鄆引軍趣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鄆軍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鄆軍于莘縣。晉軍踵之，鄆治莘城塹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煙火相望。一日數戰，梁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瓊攻澶州，拔之。執李巖，送東都。梁主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爲澶州刺史，統將兵萬人助劉鄆。且招誘魏人，自下道。李存審將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分山劉益州民苦之，請塹其城以安耕。存審入縣，丁夫塹而圍之。劉鄆

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郢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警擾而出因俘獲而還梁主以詔書讓郢老師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郢奏稱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揚五奔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卒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為勍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梁主復問郢決勝之策郢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梁主怒責郢曰將軍蓄

米欲破賊邪欲療飢邪乃遣中使往督戰郢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郢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於前令飲之衆莫之測郢諭之曰一器何難滔滔之河可勝盡乎衆失色後數日郢將萬餘人直鎮定營鎮定人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郢大敗盡逐晉人逐之入寨下斬俘千計冬十

月劉鄩遣卒詐降於晉謀賂膳夫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并其黨五人二年春二月梁主屢趣劉鄩戰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梁主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勉之鄩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爲備潰亂而走詰旦鄩自莘縣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軍踵其後李嗣源以城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邪引兵稍却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晉王爲方陳於西北存審爲方陳於東南鄩爲圓陳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枝爲之折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鄩收散卒自黎陽渡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卒襲晉陽梁主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二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

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承業卽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汾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已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

承業恐其爲變收德倫斬之梁主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磁州刺史斬紹走擒斬之晉王還魏州上屢召劉鄩不至卽以鄩爲宣義節度使使將兵屯黎陽夏四月晉人拔洛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爲洛州刺史劉鄩旣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六月晉人攻邢州保義節度使閻寶拒守帝遣從宦都指揮使張溫將六五百救之溫以其衆降晉秋七月甲寅朔晉王至魏州八月晉王自將攻邢州昭德節度使張怡棄邢州走晉人

復以相州魏天雄軍李嗣源而刺史晉三遣人告
閻寶以相州已拔又遣張溫李拔兵平城下諭之寶
舉城降晉王以寶領天平節度使以李存審爲安國
節度使戴思遠棄城奔東都倉州將毛璋據城降晉
晉王命李嗣源將兵鎮撫之嗣源遣璋詣晉陽晉王
徙李存審爲橫海節度使鎮滄州以嗣源爲安國節
度使晉人圍貝州踰年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爲晉
有欲降謀於其衆衆以窮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共
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噉人爲糧乃謂晉將曰
出降懼死請擐甲執兵而降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
其衆三千人出降旣釋甲圍而殺之盡殪晉王以毛
璋爲貝州刺史於是河北皆入于晉惟黎陽爲梁守
晉王如魏州冬十月晉王遣使如吳會兵以擊梁吳
以徐知訓爲淮北行營都招討使及朱瑾等將兵趣
宋毫與晉相應旣渡淮移檄州縣進圍潁州三年春
正月梁王詔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旣至吳引
軍還二月晉王攻黎陽劉鄩拒之數日不克而去劉
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失守責之左遷亳州團
練使冬十月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
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金積穀收市

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
十一月晉王聞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
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十二月戊辰晉王畋
于朝城是日大寒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
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
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卒斬其鹿角負葭葦塞
塹四面進攻卽日拔之先是戶部尚書趙巖言於梁
主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爲無異藩侯
爲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敬翔諫曰
自劉鄩失利以來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圓丘

行賞賚是募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勅敵近在河上
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旣平報本未晚梁主不聽已
已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道
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從官皆憂其家相
顧涕泣梁主惶駭失圖遂罷郊祀犇歸大梁四年春
正月梁主至大梁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敬翔上疏
乞於邊陲自効疏奏趙岩之徒言翔怨望上遂不用
二月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
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瀰
浸數里以限晉兵晉兵不得進夏六月壬戌晉王自

魏州勞軍於揚劉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褰甲橫槍結陳而進是日水落深纔及膝謝彥章帥衆臨岸拒之晉兵不得進乃稍引却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河水爲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人遂陷濱河四寨秋七月晉王謀大舉攻梁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洛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

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晉王自魏州如揚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於麻家渡賀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翼衛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得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王將出營都營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爲天下自重之先登陷陳將士之

職也存審輩宜爲之非大王之事也王爲之攬轡而還他日何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左右曰老子妨人戲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於隄下王引十餘騎登隄伏兵發圍王數十重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爲忠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十餘日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初梁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陣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已齊名一日瓌與彥章治兵於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

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人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疆寇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疆無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瓌益疑之密譖之於上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謀因享士伏甲殺彥章以朱珪爲行營節度使兼行營馬步都虞候珪揮使以賞之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殘肉亡無日矣賀瓌殘虐入士卒心我若引軍直逼大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乎而一與之戰莫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

直趨大梁。河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其軍尚全。輕行
微利，未見其福。不從。戊午，下令軍中，七弱悉歸魏州。
起師趨汴。庚申，營而進。東號十萬，其壞聞晉王已
西，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州，一萬從軍，以供
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盡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
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
合。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
可輕發。此去大梁，至遲必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
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
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

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
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快也！顧李存審曰：敕輜重先
發，吾為爾殿後，破賊而去，何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
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
而至，橫亘數里。王師銀槍都陷其陣，而湯擊斬往
返十餘里。行營二廂馬軍都指揮使三以吾等元敗
西走，趨濮陽等。重者在陳西，望見梁旗，驚潰入幽
州。陳州兵亦復亂，自相蹈籍。周德威不之制，父子
皆戰死。晉兵在後部，伍梁丘四集，勢甚盛。言二據高
丘，收散兵至口。王軍復振，陂中有一山，賀梁兵據

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所吾也及晉奪之
卽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以步卒
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台曠曠環陳於山
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去集不若歛
兵還營詰朝復戰天平節度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
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未向趣下
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
必爲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
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
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

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
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歛兵還
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進曰賊大將已
遁王之騎軍一無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王
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
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
元城令吳瓊貴鄉令吳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
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
亡者幾三萬人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
能振晉王歸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

將是吾罪也。晉王至德勝渡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矣。頃之晉兵有先至大梁間次舍者，京城大恐。梁主驅市人登城，又欲犇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五年春正月，晉李存審於得勝南北夾河築城而守之。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為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三月，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孟知祥俱為中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郭崇

能治劇王以為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先是中門使吳珪、張處厚相繼獲罪，及紹宏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為河東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夏四月，賀瓌攻得勝南城，白道俱進，以竹竿聯艫，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渡。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去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艫者，衆莫為。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冀此

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爲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
死決之乃遣効節敢死士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
舟而進將至艫艫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艫
間斧其竹竿又以木鬘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
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艫艫既斷隨流而下梁
兵焚溺者殆盡晉兵乃得渡瓌解圍走晉兵追之至
濮州而還瓌退屯行臺村八月賀瓌卒以王瓚爲北
面行營招討使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澶魏
至頓丘遇晉兵而旋瓚爲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
游楊村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梁自滑州饋糧
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
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牛石困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
進不聽以葦竿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
服其智冬十月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
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
與梁人戰于河壩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
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是不斷甲者徐行爲殿梁
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私愛之敬瑭李
嗣源之婿也十一日王瓚領兵至城與李嗣源戰
不利梁築壘貯糧於潘張距楊村五十里十一月晉

三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有俘獲而還梁
人伏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
圍之李紹余識其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晉王復與
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
乘小舟渡河走保北城失亡萬計晉王乘勝遂拔濮
陽梁主召王瓚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為北面
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六年之四月河中節度使
冀王友謙以兵襲取同州遂忠武節度使程全暉以
其子令德為忠武留後表求節鉞上怒不許既而懼
友謙怨望以友謙兼忠武節度使制下友謙已求節
鉞於晉王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六月梁
主以劉鄩為河東道招討使帥莊宅使段凝攻同州
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于晉晉王遣李存審李
嗣昭將兵救之九月李存審等至河中即日濟河梁
人素輕河中河中兵每戰必窮追不置存審選精甲
二百雜河中兵直壓劉鄩壘鄩出千騎逐之知晉人
已至大驚自是不敢輕出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
城李存審等接兵累旬乃進逼劉鄩營鄩等恣衆出
戰大敗收餘衆退保羅文寨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
曰鄩窮則搏不如開其走路然後擊之乃遣人牧馬

於沙苑鄆等宵遁追擊至渭水又破之殺獲甚衆存
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兵略地至下邳謁唐帝陵哭
之而還河中兵進攻崇州龍德元年春正月蜀主吳
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
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
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
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
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汝他日當
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慎勿効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
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旣而將佐又藩鎮勸進不已乃
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真
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真以爲常玉將
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
皆奉觴稱賀張承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
忠于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捃拾
財賦召備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
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
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誓
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汛掃宇內合爲
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

王不聽趙工銘養子張文禮使親軍殺鎔盡滅王氏
之族置其子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于梁文禮
遣使告亂丁晉王奉牋勸進固求節鉞晉王欲討
之僚佐以爲吾方與梁爭不可立敵於肘腋且從其
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
初劉鄩與朱友謙爲昏鄩之受詔討友謙也至陝州
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
兵段凝素忌鄩因譖之於帝曰鄩逗遛養寇俟援
兵帝信之鄩旣敗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
醫密令留守張宗奭酖之卒秋七月晉王旣許藩鎮
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
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卽拜謂之拜
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
枝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卽命循以本官爲河東節度
使張承業深惡之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
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使告梁曰王氏
爲亂兵所屠公工無恙臣北石天子乞朝廷發
精甲萬人相誼日德棣庶可酬晉人過之不暇矣梁
主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棄此舉以爲河北則晉人
不可復破矣宜聽其請不致失也趙若輩皆曰今疆

寇近在河上盡兵刀以拒之猶懼不足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梁主乃止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綰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慈懼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符習將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他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為都督府參軍遣人賚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為之復讐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二十餘人舉身投地痛哭曰故使授習等劍使之攘除寇敵自聞變以來冤憤無訴欲引劍自剄顧無益於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勸之復寃習等不敢效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晉王以習為成德留後又使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塘將兵助之自邢之而北文禮先病腹疽晉兵夜趙州刺史王鉞降晉二復以為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秘不令喪與其黨趙止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滹沱圍冀州夾漈尾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史建塘中流大木二三欲自分兵攻冀州

北田招討使冀思遠聞之謀奪楊村之衆襲德勝北
城言王益柔降者知之冬十月晉王命李嗣源伏兵
於戚城李在塞王益柔勝元以騎兵誘之爲示羸怯梁
兵競進晉王嚴中軍以待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
奮擊梁兵大敗思遠走趨楊村士卒爲晉兵所殺傷
及自相蹈藉墜河陷水死者二萬餘人晉王以李
嗣源爲蕃漢內外馬步副都管十一月晉王使李存
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
珙幕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日不
克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趨定州欲求救於
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二年晉王之北攻鎮州
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
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爲不若分兵備之遂
分兵屯澶州冀思遠果悉楊村之衆趨魏州嗣源引
兵先入軍於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爲之備思遠
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
備乃西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攻德
勝比城重墮石斷其出入晝夜三攻之不存審悉
力拒守晉王聞德勝不克二月自魏州赴之五日至
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晉王圍築壘以圍鎮

州決滹沱水環之內斷絕城守食盡遣五百餘人
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
之不為備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
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遂保趙州鎮人悉毀晉
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李嗣昭代
寶張處瑾遣兵千人流糧於九明李嗣昭設伏於故
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墻墟間嗣昭環馬
而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胸嗣昭箠中矢盡拔矢於胸
以射之一發而殞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卒
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
授節度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
不知嗣昭之死晉王以李存進為北面招討使閻寶
慚憤疽發於背卒五月晉李存進至鎮州營於東垣
渡夾滹沱水為壘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
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頗有督力晉王賜姓名以為
刺史專事拮斂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八月莊宅使
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渡河襲之詰旦
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
城新鄉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為梁有晉人失
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梁主以張朗為衛州刺史九

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鎮州城下兩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闖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晉王以李存審爲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子夜城中將李再豐爲內應密投緹以納晉兵北明畢登執處瑾送行營趙人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於市趙王故侍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將符習爲成德節度使符習不敢當成德辭

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葬請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爲天平節度使初李嗣昭之死也晉王以李存進爲招討使命嗣昭子護喪歸葬晉陽其子繼韜不受命帥兵擁喪歸潞州嗣昭七子繼儔當襲爵素懦弱繼韜凶狡囚之詐令士卒劫已爲留後晉王不得已改昭義曰平義以繼韜爲留後三月李繼勳爲留後終不自安幕僚魏豸牙將申蒙復從而間之曰晉朝無

人終為梁所併耳繼韜乃使弟繼遠詣大梁請降梁
 主大喜以繼韜為節度使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
 晉王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以魏州為興唐
 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為真定府
 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時契丹屢
 入寇抄掠饋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為梁所取潞
 州叛人情岌岌以為梁未可取唐主患之會鄆州將
 盧順密來奔先是梁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留順密
 與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顥守鄆州順密言於
 唐主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顥皆失衆心可襲

第一
 傳是
 梁宗

世
 善之符善人非所

取之郭崇韜等皆以為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
 千人順密不可從唐主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
 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
 東平果可取乎嗣源對曰今用兵雖久生民疲弊苟
 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
 報帝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十自德勝趣鄆州比
 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
 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度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
 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
 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顥奔大梁

洪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李存勗
帝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卽以嗣源爲節度使梁主聞鄆城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顯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敬翔知梁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上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軍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王彥章代思遠爲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鞞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趣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鑊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二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世宗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

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葉德勝北城撤屋材爲
棧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薪炭於
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
各行一岸海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鬪飛矢雨集或全
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
半已已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
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
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
克退屯城南爲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唐主請曰
行百里以赴之唐主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
行六十里不廢畝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壘壘重
復嚴不可入唐主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
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
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旣得以應
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謂知徑來薄我
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苟
彥章旬日不東則示我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
問不通人心離沮不保朝之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
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
時隸段凝爲下嗣源遣延孝不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

唐主延光因言於上曰劉彥珣已固梁人必不能
取請築壘馬家口以守鄆州之路士從之遣宗韜將
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渡河築城晝夜不
息唐主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宗韜築新城凡六
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
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卑下
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宗韜慰諭士卒以身先
之四面拒戰遣間使告急於上上自楊劉引大軍救
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
斷絕連艦唐主艤舟將渡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
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唐
主不從秋七月唐主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築鄒家
口復趣楊劉甲寅游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
驛南段凝以爲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
章尤其深入帝遣其將李紹業直抵梁營責其斥候
梁人益恐又以火棧焚其連艦彥章聞唐主引
兵已至鄒家口解楊劉圍走保壽州唐主遂之復屯
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死者不渴死者
且萬人委棄資糧盈仗鍋幕動以千計營壘比至圍
解城中無食三日矣王彥章走趙志胤以爲招

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以謝天下
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空死於沙場不可為彥章
所殺相與協力傾之吳疑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
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逆足一言乃逆之惟恐其有
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
功於疑由是彥章功竟無與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
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璋攻
澤州甲子唐主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
矣八月唐主自楊劉還與唐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
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

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
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
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
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
張元頊言於梁主曰臣為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為陛
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眾議詢詢恐
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
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凝將全軍五萬營
于王村自高陵津濟河剽掠澶州諸縣至於頓丘梁
主又命王彥章將保鑿騎士及他兵萬人屯兗鄆之

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唐主引兵屯朝城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唐主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爲南面招討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旣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宦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勲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峽號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

洛之兵自相衛邢洛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畜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大悅九月唐主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餉糧者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在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道王存勗引契丹屢寇瀛州之南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爲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唐主深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以爲憂召諸將會議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城門之外皆爲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之不悅曰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揚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虛旣至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上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提奏至朝城上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興唐冬十月唐主遣魏國夫人劉氏王子繼岌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壬申唐主以大軍自楊劉渡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爲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王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彥章也殺稍刺之彥章重

傷馬躓遂擒之并擒都監張英傑等二百餘人斬首
數千級彥章嘗謂人曰李亞之國幾小兒何足畏至
是上謂彥章曰爾嘗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
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
天命已去無足言者上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
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
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
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為
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上復遣李嗣源自往
諭之彥章卧謂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彥章素輕嗣

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唐王舉酒屬李嗣
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邈從紹宏輩語大
事去矣上又謂諸將邈所患惟彥章今已就擒是
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之計官何向而可
諸將以為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
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
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于海然後觀變則功可以
萬全康延孝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立彥章之速今
彥章就擒段凝未必知之就使有知之言之是信之
聞尚須三日若知吾所向即發兵直攻則阻決

河頂自白馬二河渡數萬之衆奔魏亦難猝疑此去大
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
凝未離河上以貞已至其地矣是孝之言是也請陛
下以大軍徐追臣願以今日之命奉獻上從之今下諸軍
皆踴躍願行是夕嗣源遣使告道邈大梁乙亥唐
主發中都昇王彥章自應州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
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上將非材亦未肯遽
前倒戈殆難克也上知其終不為用遂斬之丁丑至
滑州梁守將降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
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
矣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
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卿勿以為對將若之何翔
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名為宰相其實朱氏
老奴事陛下如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
用段凝臣極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
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臣欲請陛下出居避狄
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
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為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
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
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復限水不能

進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
不從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爲備梁主登建國
樓面擇親信厚賜之衣服齎蠟詔促段凝軍旣辭皆
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
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
凝本非將材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
轉敗爲功難矣且凝聞彥章軍敗其膽已破安知能
終爲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
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珪請自懷傳國寶
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
策竟可了否珪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
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卧内忽
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
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温許州厚必不
負我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
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
曰臣爲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可奉此詔梁主
曰卿欲賣我耶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
遂殺梁主因自殺梁主爲人温恭儉約無荒淫之失
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

至於亡已卯日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丘門王瓚開
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明百官
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使各復其位李嗣
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
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帝命訪求梁主
頃之或以其首獻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
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爲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
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
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朱
氏與新君世爲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

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
宣敕赦之趙巖至許州滿昭圖迎謁歸第斬首來獻
盡沒巖所齎之貨昭圖名昭毀疑自滑州濟河入
援以諸軍排深笑其妻梁王前等至封丘遇李從珂
晏球先降士于梁將其家王前等至封丘亦解甲請降
疑帥諸大將元詰關待罪帝賜之慰諭士卒使各
復其所疑出八公關思得無憾色梁之舊臣
見者皆歎其忠其心以梁杜晏等之言爲梁晏
人趙巖趙巖等皆梁之舊臣也漢傑張漢傑朱珪等
竊弄威福梁之舊臣也朱不日不誅詔敬翔本梁首佐朱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溫共傾身許其再據利河發叛兄之世孫溫之宜
與巖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
追廢朱溫宗友直為庶人毀其宗廟會上帝之與梁
戰於河上也梁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箭上自鏤
姓名射帝中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
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
都指揮使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
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
威次之象先輩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
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已丑詔偽庭節
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改更將
校官吏先奔偽庭者一切不問加崇韜守侍中領成
德節度使崇韜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
薦引人物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
史杜晏球曰李紹虔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崇奭來
朝復名全義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及皇弟存紀
等兄事之帝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其尸全義上言
朱溫雖國之深讐然其人已死刑無所加屠滅其家
足以為報乞免斲斲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鏤其闕室
削封樹而已戊戌加李兩源兼中書令以北京留守

繼岌爲東京留守帝遣使宣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
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宗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
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新除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始
降制以新官命之突如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張
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
命繼岌兄事之以康延孝爲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
李紹琛廢北都復爲成德軍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
姓名曰李紹安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
紹沖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
鎮郭崇韜曰國家爲唐雪耻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
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
何上曰入沐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復以梁東京爲
宣武軍帝發大梁至洛陽二年春二月己巳朔上已
南郊大赦李繼韜憂懼欲走契丹會有詔徵詣闕繼
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資百萬乃與偕行齎銀四十萬
兩他貨稱是大布殆遺伶宦爭爲之言曰繼韜初無
邪謀爲姦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入宮
泣請乃求哀于劉夫人唐主釋之寵待如故繼韜不
自安潛遺弟繼遠書教軍士縱火冀復遣已撫安之
事泄被誅并斬繼遠荆南高季興入朝季興在洛陽

唐主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怒之唐主欲留季興
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
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
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謂
將佐曰幾不免虎口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
舉手云吾于十指上得天下衿伐如此則他人皆無
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于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慮矣
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爲戰守之備同光二年敕
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
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特在上左右者已五百
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爲腹心
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
浸干政事旣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
下軍府之政皆監夫之陵辱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
鎮皆憤怒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闕毬場
張憲曰此以行宮闕廷爲毬場前年陛下卽位於此
其壇不可毀請開毬場於宮西數百步成帝命嬰卽
位壇憲謂郭崇韜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
地也若之何韜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帝立命兩虞侯
毀之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吳大馬二年

三月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爲盧龍節度使李嗣源
奏敗契丹於涿州上以契丹爲憂與郭崇勳謀以威
名宿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望素輕崇勳以李嗣源鎮
真定爲紹斌聲援崇勳深以爲便使李嗣源爲成德
節度使帝性剛好驕不欲權在口下入洛之後信伶
宦之讒頗疎忌宿將李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
崇勳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
非久爲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帝召之宿
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帝發幽唐自德
勝濟河歷楊村戚城觀昔時戰處指示羣臣以爲樂
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有
鬼物上欲使符咒者禳之宦者曰臣昔事城通乾
符天子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太平空
虛故鬼物遊之耳上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
擇民間子女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
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輿唐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
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扈從諸軍挾匿以行
其實皆入宮矣帝至洛陽詔復以洛陽爲東都與唐
府爲鄴都帝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
宦者因言臣見長安金殿時大明殿殿前觀以百

夏後

數今日官家曾無避暑之所官殿之威官不及當時
公卿第舍耳帝乃命官死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
暑官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恐
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上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
經費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
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親當
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官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
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未滅深念讐耻雖有盛暑不
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咸服故雖珍臺開館猶覺
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帝默

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
也帝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
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帝不聽
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徽
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
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
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
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為伐蜀都統
成其威名帝曰兒勿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
以易卿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

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繼及
崇韜至蜀蜀主王衍降初帝得魏州銀槍効節都近
千人以爲親軍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
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雖
賞賚非一而士卒特功驕恣無厭更成怨望是歲大
飢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澀東都倉
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望
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顧妻鬻子者
老弱採蔬于野百十爲羣往往餒死流言怨嗟而帝
遊畋不息巳卯獵于白沙皇后皇后後宮畢從庚辰

宿伊闕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龕澗癸未還宮時大雪
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丁汝間飢尤甚衛兵所過責
其供餉不得則害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爲薪甚於寇
盜縣吏皆竄匿山谷唐遣宦者馬承珪使蜀劉后自
爲教與繼及命崇韜回光四年河中節度使李繼
麟自恃與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言諸伶宦求句
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聞大軍起以
德將之以從景遂與宦者之口繼麟聞大軍起以
爲計已改營繼麟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取僭疆於
蜀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繼麟聞之懼欲身

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時日郭行中功高於我
今日勢將危言得見主上面則謀獲罪矣繼麟
入朝魏王通譴之廷安獻蜀樂二二百餘人有嚴旭
者王衍用為蓬州刺史帝問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
以歌帝使三而吾之許復故在景進言河中人有告
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宦官因共勸帝速除之
帝乃徙繼麟為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使朱
守殷以兵圍其第驅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
名曰朱友謙時洛中諸軍飢窘妄為謠言伶官采之
以聞於帝故朱友謙郭崇韜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
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為謠言所屬帝遣朱守殷察之
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勲業震主宜自圖歸藩以遠
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
之於命耳時伶官用事勳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
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二月以
李紹宏為樞密使魏博指揮使楊仁晟將所部兵戍
瓦橋踰年代歸至貝州以郭崇韜空虛恐兵至為變救
留屯貝州天下莫知郭崇韜之難民間訛言云崇韜
殺繼崇自王於蜀故族其家未之諫子遂繼為澶州
刺史帝密殺郭都監軍史彥瓌殺之門者曰誓守王

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先記言云
皇后以繼業之死歸咎於帝已甚帝憂之存彥瓊
許事人情愈駭楊仁晟部兵皇肅德與其徒夜博不
勝因人情不安遂詐亂劫仁晟曰主上所以有天下
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密鞍者十餘年今
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
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弒逆京師已亂
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與兵致
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為富貴之資
乎仁政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又殺之效節指

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
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為
帥焚掠貝州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
所過剽掠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
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去表請授甲乘城為備彥
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
六日晚方至為備未晚孫鐸曰賊既至必乘吾未
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眾乘城鐸募
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至在少當離散
然後可撲討也必俟其至然後一左右人為內應

則事危矣。上復曰：「但屬兵守城，何必憂？」是夜賊前鋒攻元門，弓弩亂發，時彥瓊與諸兵守元門樓，聞賊呼聲，即時驚潰，彥瓊墜馬，奔洛陽。癸巳，賊入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署皇用暉及軍校趙進為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衆推在禮為魏博留後，且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甲午，以景進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丙申，史彥瓊至洛陽，帝問可為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帝許之。令條上

方略。紹欽所請偏裨，皆梁舊將，已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招撫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甲辰夜，從馬直軍士王溫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斬之。從馬直指揮使郭崇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與梁相拒於德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俘斬而退。由是益有寵。帝選諸軍驍勇者為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勳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及崇勳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馬直，從謙之流涕言，崇勳之冤及

侍衛王溫作亂帝戲之曰汝豈負我附崇善人者王
溫反欲何爲也從諫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皇上今
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蓋阮若曹家之所存宜盡
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李紹榮詩
起在禮久無功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言京
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
嗣源最爲勲舊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
皆曰他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言河朔多
事久則患深宜令總管進討若倚紹榮輩未見成功
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薦命嗣源將親
軍討鄴都嗣源至鄴營於城西甲子嗣源下令軍
中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
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親軍拒
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爲
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上棄恩任
威貝州戍卒思歸王上不赦云克然之後當盡阮魏
博之兵近從馬直數卒誼說遠欲盡誅其衆我衆初
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
之軍請主上還河南今公帝河北爲軍民之二嗣源
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爲我自歸

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
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
外兵皇甫暉逆擊張敬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
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
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與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
散無所歸我為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
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李嗣源之為亂兵所逼也
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七人相繼
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
不應及嗣源入鄴却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

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
帥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
當歸藩上章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中門使安
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李紹
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籍口公若歸藩則為據地
邀君適足以實讒惡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關面見天
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
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李紹榮自鄴都還
保衛州奉李紹真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
一日數畫嗣源長子從善為金槍指揮使帝請從善

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
衛州紹榮因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既不亮吾父吾亦
不能至父所復請還宿衛乃釋之帝憐從審賜名繼
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爲紹榮所遏不得通
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
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
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
之公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突騎指揮使康
義成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則死
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時濟州防禦使杜晏球
秦寧節度使段凝其州刺史李紹英屯瓦橋北京右
廂馬軍都指揮使吳審通屯奉化軍嗣源皆遣使召
之嗣源家在真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斬其監軍由是
嗣源養子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趨鎮州與
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
自白臯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
爲殿於是軍勢大盛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
騎兵扼河陽橋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
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
而詭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爲甲戌李紹榮自衛

州至洛陽帝如鷓店禁之紹榮曰新都亂兵已遣其
黨翟建白葉博州欲一河襲鄆汴願陛下幸臨京招
撫之帝從之乙亥帝發洛陽丁丑次汜丙戌遣李
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李嗣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
或勸李繼璟宜早自脫繼璟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璟
詣嗣源繼璟因辭願死於帝前以明赤誠帝聞嗣源
在黎陽強遣繼璟渡河召之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
庚辰帝發汜水辛巳李嗣源至白臯遇山東上供絹
數船取以賞軍安重誨從者爭舟行營馬步使陶玘
斬以徇由是軍中肅然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符

習與嗣源會於昨城安審通亦引兵來會知汴州
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輸密款於嗣源曰
先至者得之先是帝遣騎將西方鄴守汴州石敬瑭
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瑭踵其後自西
門入遂據其城西左鄴請降敬瑭使趣嗣源壬午嗣
源入大梁是日帝至梁學東而龍驤姚彥溫將三千
騎為前軍曰汝曹外人也吾入汝境不欲使他軍前
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溫即以其眾叛歸嗣
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王上為元行欽所獲事勢已
離不可復事之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即奪

其兵指揮使張瑒守王村寨。瑒粟萬帝遣騎視之。環亦奔大梁。帝至萬勝鎮。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秦州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癸未。帝還過龔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甲申。帝至石橋。西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

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是日晚。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卒。嗣源繼之。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天成元年夏四月丁卯朔。嚴辦相發騎兵。陳於宣仁門外。步兵陳於五鳳門外。從馬直指。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乂已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自營中露刃大呼。與黃甲兩軍攻興教門。帝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衛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與同擊賊。守殷不至。引兵憩於北市茂林之下。亂兵開興教門。緣

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
彥卿及宿衛軍校王全斌等十餘人刀戰俄而帝爲
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
下抽矢渴懣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
帝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歛廡下架
益覆帝尸而焚之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
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獅子門出走通王
仔確雅王存紀奔南山宮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
宮人三十餘人各令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
諸軍大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嬰子谷聞之慟哭謂

唐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爲羣小蔽惑至此今吾將
安歸乎戊子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
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乙丑嗣源入洛陽止于私
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嗣源之入
鄴也前直指揮使侯益脫身歸洛陽莊宗撫之流涕
至是益自縛請罪嗣源曰爾爲臣盡節又何罪也使
復其職嗣源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
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
歸藩爲國家捍禦北方耳是日宰相豆盧革帥百官
上牋勸進嗣源面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

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無他
心諸君遽爾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革等固請嗣
源不許李紹榮欲奔河中就永王存霸從兵稍散庚
寅至平陸止餘萬騎為人所執折足送洛陽存霸亦
帥眾千人棄鎮奔晉陽唐魏王繼岌至長安自殺李
嗣源自立為帝天成二年子從厚為河南尹從榮為
上都留守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往
誨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謂從厚也恭謹好善親禮端
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
南從榮不悅退告其佐傷心謂曰我其廢乎

權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備其人懼
以告副留守馮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詰闕亦弗
之罪及贇入為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
宜選重德輔之史館脩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皇
第皇子皆善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跨僕馬習尚如
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而事
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
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弔建儲臣未
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際嫡庶長
幼宜有所分示以等級絕其僥冀庶主賞嘆其言而

不能用也二年後改元長興初唐主在真定養子李
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嬰重誨旣罷悔謝重
誨終銜之至是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屢短之唐
主不聽重誨乃矯以唐主命諭河中牙內指揮使楊
彥溫使逐之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
珂使人詰之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請公
入朝耳從珂遣使以聞唐主以問重誨對曰此姦人
妄言耳宜速討之唐主疑之欲誘致彥溫訊其事重
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等將兵討
之令必生致彥溫吾欲面訊之從珂馳入自明唐主
責使歸第絕朝請自通拔河中斬彥溫唐主怒安重
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唐主曰吾兒爲
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遂不欲置之人間何邪且
此皆非公輩意也明日重誨自言之唐主曰朕昔爲
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爲天子
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爲便重誨曰惟
陛下裁之唐主曰使閑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二
年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三年秦王從榮喜
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是與相唱和爲人鷹
視輕佻峻急旣參朝政驕縱不法安重誨死王淑妃

孟漢瓊宣傳制一一一塘兼六一諸營一副使其妻承
寧公主與從榮一夫一相憎疾一塘不欲與從榮共
事常思外補以避之會契丹欲一定唐主命擇河東
帥敬瑭欲之遂以敬瑭鎮河東一塘王晉陽以部將
劉知遠爲都押衙委以心腹四年太僕少卿致仕何
澤表請立秦王從榮爲太子唐主覽奏泣下私謂左
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且不得已
詔宰相樞密議之從榮見上言曰臣幼少且願學治
軍民不願當此名也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
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
言卽以白上制以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位宰相上
及唐主疾作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唐主俛首不能
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意后主已殂明日稱疾不入
從榮自知不爲時論所與恐不能爲嗣與其黨欲以
兵入侍先制權臣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樞密使朱弘
昭焉贊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二人
曰主上萬福王宮竭心思不可妄信一曰從榮怒
復遣謂曰公輩殊不愛家族一何敢拒我一二人患之
入告工叔妃孟漢瓊召親軍都指揮使一義誠謀之
義誠竟無言從榮將一騎千人陳於天津橋遣馬處

史實錄卷之三十一
六
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公自夾入公葦福福在須臾
且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瑒贇義誠曰公
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援擢吾輩自有衣至
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未
言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瑒拂衣起入殿
門弘昭贇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瑒見帝曰
從榮反兵已攻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
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
時侍側唐主曰吾與汝父冒矢石定天下從榮輩得
爾力今乃爲人所教爲此悖逆當呼爾父授以兵柄

耳重吉卽帥控鶴兵守宮門漢瑒召馬軍指揮使朱
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
牙兵潰去皇城使安從益斬從榮并其子以獻唐主
悲駭絕而復蘇由是宋復劇時宋王從厚爲天雄節
度使遣孟漢瓊徵之十一月唐主宣玘于從厚立明
宗在位八年年六十七此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
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
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天子在位年數屢豐
丘幸罕用較於五代粗爲小康皇帝順應元年唐以
本童吉爲亳州團練使路王從珂少從明帝征伐有

史實錄卷之三十一
六
史

功名得衆心朱弘昭馮贇忘之不欲重吉與禁兵出
為亳州團練使從珂女為尼洛陽亦召入京中從珂
由是疑懼朱弘昭馮贇不欲一敬瑋久在太原從潞
王從珂鎮河東敬瑋鎮成德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
臣持宣監送赴鎮從珂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
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粗率樂禍前代安重誨而
殺之從珂謀於將佐移檄鄰道言弘昭等專制朝權
懼傾社稷今將入朝以清君側而力不能獨辦願乞
鄰藩以濟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
與之相結遣使詣長安說以利害思同執其使以聞

朝廷議討鳳翔康誠不欲出請以思同為統帥指
揮使尹暉楊思權等皆為偏裨獲國節度使安彥威
為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從珂老於
行陳將士微幸富貴者心皆向之三月彥威與山南
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
五節度使合兵討鳳翔鳳翔城守卑淺守備俱乏衆
心危急從珂登城泣謂外軍言示寇從元帝百戰出
入生死金瘡滿身以立今日社稷存亡目睹其事
今朝廷信在讒臣猜疑骨肉共負罪而受誅予因慟
哭聞者哀之虔釗徧急以白不驅士卒登城士卒怒

大誑反攻之處剗死兇楊思德因大呼曰大相公吾
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從珂以幅紙進曰
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度使從珂即書思權可節
寧節度使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
城西軍已入城之賞矣衆爭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
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
去潞王悉斂城中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金皆估直以
給之思同等至長安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趨
潼關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使將兵在
之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已功固請自行唐主
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遣楚匡祚殺李重吉
於宋州從珂至昭應聞前軍被王思同日思同雖失
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欲有之而楊思權之徒恥
見其面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奴妾屢言於劉廷朗曰
若留思同慮失士心屬從珂醉不待報擅殺之及其
妻子從珂醒忽延朗嗟惜者累日從珂至陝諸將及
康義誠皆降唐主出奔石碣塔入朝遇於靈州殺其
從騎唐主憂駭不知所為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
向弘昭赴井死安從進殺馮贇於第傳二人首於從
珂唐主欲奔魏州以五十騎出門馮道等八朝及端

門聞變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道人語之曰潞王倍
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歸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於
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導進曰勸進文書宜
速且草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
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免責將何辭以對公不
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門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
矣道未及對從進屢人趨之導等卽紛然而去旣而
從珂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盧導過前道復召而
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
髮不足數孟漢瓊詣潞王從珂降從珂誅之潞王從

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爲鄂王而自立王弘贇遷
帝於衛州解從珂遣弘贇之子繼往醜之閔帝不飲
繼繼殺之在位四月年二十一閔帝性仁厚於兄弟
敦睦雖遭秦王忌疾坦懷待之卒免於患及嗣位於
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子漢瓊之徒橫生猜間閔帝
不能遠以至禍敗孔妃尚在宮中唐主使人謂之曰
重吉輩何在遂殺妃并其四子閔帝之位衛州也惟
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
自經死唐義誠等誅夷其族復以石敬瑭爲節度使
唐主與石敬瑭塘紫公勇力善鬪專明不然素不相悅

至是敬瑭不得已入朝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
太后及魏國公士屢為之言而鳳翔舊將皆留
之惟韓瑒亂李專夫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
瑭帝亦見其膏立不以憂虞乃復遣之河東後敬瑭
反弒潞王事見笑丹記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

